

卷四

拍案驚奇卷一

轉運漢遇巧洞庭紅。波斯胡指破龍龍殼。

詞云

口日探杯酒滿。朝朝小圃花開。自歌自舞自開懷。且喜無拘
無礙。青史幾番春夢。紅塵多少奇材。不須計較與安排。領
取而今現在。

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。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。

總有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。試看往古來今。一部十七史。

多難豪傑。該富的不得富。該貴的不得貴。龍文的倚馬。

看時。幾張紙。盡不完。能武的穿楊百步。用不着。

煮不熟飯鍋。最是那癡呆。生來有福分的。隨他。

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
撰者 明 凌濛初 撰
卷 卷四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短篇小說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38
編號 D8622600

藍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22600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38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又有詩說這少年道

英雄從古輕一擲

笑取千金償百金。

盜亦有道真堪述

途中竟是好相識。

拍案驚奇卷之四
程元玉店肆代償錢
十一娘雲岡縱禪俠
紅線下世壽成偈去隱娘出沒跨黑白衛香丸泉七游刃本
烟崔妾白練夜半忽失俠姬條裂宅避居衆神耳賈妻斷嬰離恨
以訣解洵娶婦州陸單具三鬟携珠塔戶巖崩車中飛度尺
餘一孔
道術不論男女都有冒他的雖非真仙的派却是專一除惡扶
善功行透了的也就借此成仙所以好事的類集他做劍俠傳
又有專把女子類成一書做俠女傳前面這發上說的多是女

拍案驚奇卷之四

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禪俠

贊曰

紅線下世壽成偈去隱娘出沒跨黑白衛香丸泉七游刃本

烟崔妾白練夜半忽失俠姬條裂宅避居衆神耳賈妻斷嬰離恨

以訣解洵娶婦州陸單具三鬟携珠塔戶巖崩車中飛度尺

餘一孔

水篇

這一篇發都是序着從前劍俠女子的事從來世間有這一家

自卷之四

子。那紅線就是潞州薛嵩節度家小青衣。因為魏博節度田承嗣養三千外宅兒男。要吞併潞州。薛嵩日夜憂悶。紅線聞知。弄出劍術手段。飛身到魏博。夜過三時。往返七百里。取了_他牀頭金盒。歸來。明日魏博搜捕金盒。一軍髮疑。這里却教了使人送還他去。田承嗣一見驚慌。知是劍俠。恐怕取他首級。把邪謀都息了。後來紅線說出前世是個男子。因誤用醫藥殺人。故此罰為女子。今已功成。脩仙去了。這是紅線的出處。那隱娘姓聶。魏博大將聶鋒之女。幼年撞着乞食老定_婆攝去。教成異術。後來嫁了丈夫名跨一蹇馱。一黑一白。蹇馱是衛地所產。故又叫做衛。用時騎着。不用時就不見了。元來是紙做的。他先前在魏帥左右。魏帥與許帥劉昌裔不和。要隱娘去取他首級。不想那劉節

度善算。一定隱娘夫妻該入境。先叫衛將早至城北候他。約道。但是一男一女。騎黑白二馱的便是。可就傳我命。拜迎隱娘。到許遇見如此。服劉公神明。便奔魏歸許。魏帥知道。先遣精壯兒來殺他。反被隱娘殺了。又使妙手空空兒來。隱娘化為蟻蝶。飛入劉節度口中。教劉節度將于闐國美玉。圍在頸上。那空空二更到來。將七首項下一割。被玉遮了。其刃鏗然。割不能透。空空兒羞道不中。一去千里。再不來了。劉節度與隱娘俱得免難。這是隱娘的出處。那香丸女子。同一侍兒。在观音里。一書生間步。見他美貌。心動。傍有惡少年數人。就說他許多淫邪不美之行。書生賤之。及歸家。與妻言及。却與妻家有親。是箇極高潔古怪的女子。親戚都是敬畏他的。書生不平。要替他尋惡少年出

氣未行。只見女子叫侍兒來謝道。郎君如此好心。雖然未行。主母感恩不底。就邀書生過去。治酒請他獨酌。飲到半中間。侍兒負一皮袋來。對書生道。是主母相贈的。開來一看。乃是三個人頭。顏色未變。都是書生平日受他侮辱的仇人。書生喫了一驚。怕有累及。急要逃去。侍兒道。莫怕。莫怕。懷中取出一包白色有光的菜來。用小拈^指甲挑些。彈在頭斷處。只見頭漸縮小。變成李子大。侍兒一箇。提在口中喫了。吐出核來。也是李子。侍兒喫罷。又對書生道。主母也要郎君替他報仇。殺這些惡少年。書生謝道。我如何幹得這等事。侍兒進一香丸道。不勞郎君動手。但掃淨書房。焚此香于鑪中。看香烟那里去。就跟了去。必然成事。又將先前皮袋與他道。有人頭尿納在此中。仍舊隨烟歸

來。不要懼怕。書生依言做去。只見香烟裊裊。行處有光。牆壁不礙。每到一處。遇一惡少年。烟^遠頭三匝。頭已自落。其家不知不覺。書生便將頭入皮袋中。如此數處。烟裊裊歸來。書生已隨了來到家。尚未三鼓。恰如做夢一般。事完。香丸飛去。侍兒已來取頭。彈藥照前喫了。對書生道。主母傳語郎君。這是畏閑。此閑一過。打點共做神仙便了。後來不知所往。這女子書生。都不知姓名。只傳得有香丸誌。那崔妾是唐貞元年間。博陵崔慎思。應進士舉。京中居住。房主是个沒丈夫的婦人。年止三十。有此容色。慎思遣媒道意。要納為妻。婦人不肯道。我非宦家之女。門楣不對。他日必有悔。只可做妾。遂隨了慎思二年。生了一子。問他姓氏。只不肯說。一日崔慎思與他同上了床。睡至半夜。忽然不見。

崔生疑心有甚姦情事了。不勝忿怒。遂走出堂前。走來走去。正自徬徨。忽見婦人在屋上走下來。白練纏身。右手持匕首。左手提一個人頭。對崔生道。我父昔年被郡守枉殺。求報數年未得。今事已成。不可久留。遂把宅子贈了崔生。踰牆而去。崔生驚惶。少頃又來道。是在哺孩子些乳去。酒與出來道。從此永別。竟自去了。崔生回房看七兒子。已被殺了。他要免心中記掛。故如此。所以說崔妾白練的話。那俠姬的事。乃元雍妾修容。自言小時里中盜起。有一老嫗來。對他母親說道。你家從來多陰德。雖有盜亂。不必驚怕。吾當藏過你等袖中。取出黑綾二尺。裂作條子。教每人臂上繫着一條。道但隨我來。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。老嫗指一個神像道。汝等可躲在他耳中。叫修容母子閉了眼。背

了他進去。小小神像。他母子住在耳中。却像一間房子。頗不窄隘。老嫗朝夜來看。飲食都是他送來。這神像耳孔。只有這指大小。但是飲食到來。耳孔便大起來。後來盜平。仍如前負了歸家。修容妻拜爲師。誓修苦行。報他恩德。老嫗說仙骨尚微。不肯收他。後來不知那里去了。所以說俠姬神耳的說話。那賈人妻的與崔慎思妾差不多。但彼是餘干縣尉王立。調選流落。遇着美婦。道是元係賈人妻子。夫亡十年。頗有家私。留王立爲婿。生了一子。後來也是一日提了人頭回來。道有仇已報。立刻離京去了。復來說是再乳嬰兒。以豁離恨。撫畢便去。及視帳內。小兒身首已在兩處。所以說賈妻斷嬰的話。却是崔妾也曾做過的那。解洵是宋時棄職官。靖康之亂。陷在此地。孤苦零落。親戚憐他。

替他另娶一嬖爲妾。那嬖人妝奩豐厚。洵得以存活。獨重陽日。想起舊妻墜淚。婦人聞之。欲歸本朝。便替他備辦水陸之費。畢具與他同行。一路水宿山行。防閒營護。皆得其力。到家其兄解潛軍功累積。已爲大帥。相見甚喜。贈以四婢。解潛寵愛了。與婦人漸疎。婦人一日酒間。責洵道。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。非我已爲餓殍。今一旦得志。便爾忘恩。非大丈夫所爲。洵已有酒意。所罷大怒。奮起奉頭。連上打去。嬖人忍着冷笑。洵又唾罵不止。嬖人忽然站起。燈燭皆暗。冷氣襲人。四妾驚恨仆地。少頃燈燭復明。四妾總敢起來。看時。洵已被殺在地上。連頭多沒了。婦人及房中所有。一些不見踪影。解潛聞知。差壯勇三千人。各處追捕。並無下落。這叫做解洵娶婦。那三鬟女子。因爲潘將軍

失却玉念珠。无处訪尋。却是他典朋僚作戲。取來掛在慈惠寺塔院相輪上面。後潘家懸重賞。其勇王超問起。他許取還。時寺門方開。塔戶尙鎖。只見他勢如飛鳥。已在相輪上。舉手示超。取了念珠下來。王超自去討賞。明日女子已不見了。那車中女子。又是怎說。因吳郡有一舉子。入京應舉。有兩少年引他到家坐定。只見門迎一車進內。車中走出一女子。請舉子試技。那舉子只會着靴在壁上。行得數步。女子叫坐。中少年各呈妙技。有的在壁上行。有的手提椽子行。輕捷却像飛鳥。舉子驚服。辭去。數日後復見前兩年少來借馬。舉子只得與他。明日宮苑失物。唯收得馱物的馬。追問馬主。捉牽子到獄。待有勘問。驅入小門。吏自後一推倒。落深坑。數丈。仰望屋頂七八丈。唯見一孔。傍開一

畧係作

這

戶有光。幸子苦楚間。忽見一物如鳥。墜下。到身邊。看時。却是前日女子。把絹重繫。幸子臆。膊說。絹頭繫女子身上。女子騰身。飛出官城。去門救十里。乃下。對幸子云。君且歸。不可在此。幸人乞食寄宿。得達吳地。這兩個女子。便都有些盜賊意思。不比前邊道。几个報仇雪耻。救難解危。方是修仙正路。然要曉世上有此一種人。所以歷七可紀。不是脫空的說話。而今再說一个有俠術的女子。救着一个落難之人。說出許多劍俠的議論。從古未經人道的。真是精絕。有詩為証。

念珠取却。猶為戲。若似車中。便累人。

誠听韋娘一席話。須知正直乃為真。

話說徽州府有一商人。姓程。名德瑜。表字元玉。稟性簡點。端重

文作

不妄言笑。忠厚老誠。專一走川陝。做客販貨。大得利息。一日收了貨錢。待要歸家。典帶去僕人。收拾停當。行囊豐滿。自不必說。身騎一疋馬。僕人騎了牲口。起身行路。來过文階道中。與一夥做客的人。同落一个飯店。買酒飯喫。正喫之間。只見一个婦人。騎了馬兒。也到店前下了。走將進來。程元玉擡頭看時。却是三十來歲的模樣。面顏也儘標緻。只是裝束氣質。帶些武氣。却是雄糾七的。飯店中客人。个个顛頭聳腦。看着他。說他胡猜亂語。只有程元玉。端坐不瞧。那婦人都看在他眼裡。喫罷了飯。忽然舉起兩袖。抖一抖道。適纔忘帶了錢來。今飯多喫過了。主人的。却是怎好。那店中先前看他這些人。都笑將起來。有的道。元來是个騙飯喫的。有的道。敢是真个忘了。有的道。看他模樣。也是个

湖上人。不像个本分的。騙飯的事也有。那店家後生見說沒錢。一把扯住不放。店主又發作道。青天白日。難道有得你喫了飯。不還錢不成。婦人只說不帶得來。下次補還。店主道。誰認得你。正難分解。只見程元玉便走上前來。說道。看此娘子光景。豈是要少這數文錢的。必是真失帶了出來。如何這等逼他。就把手腰間去摸出一串錢來。道。該多少。都是我還了。就是店家纔放了手。算一算帳。取了錢去。那婦人走到程元玉跟前。再拜道。公是个長者。願聞高姓大名。好加陪奉。還程元玉道。些七小事。何足掛齒。還也不消。還得姓名也不消。問得那婦人道。休如此說。公去前面。當有小小驚恐。妾將在此。出些力氣報公。所以必要要問姓名。萬勿隱諱。若要曉得妾的姓名。但記着韋十一娘便。

是程元玉見他說話有些蹊蹺。不解其故。只得把名姓說。婦人道。妾在城西去探一个親眷。少刻就到東來。跨上馱兒。加上一鞭。飛也似去了。程元玉同僕人出了店門。騎了牲口。一頭走一頭疑心。細思這問之話。好不蹊蹺。隨又忖道。婦人之言。何足憑准。况且他一頓飯錢。尚不能預備。就有驚恐。他如何出力相報得。以口問心。行了幾里。只見途間一人頭帶壇笠。身背皮囊。滿身灰塵。是个慣走長路的模樣。或在前或在後。參差不一時。常撞見程元玉在馬上。問他道。前面到何處。可以宿歇。那人道。此去六十里。有楊松鎮。是个安歇客商的地方。近處却無宿頭。程元玉也曉得有个楊松鎮。就問道。今日晏了些。还可到得那里。那人擡頭。把日影看了一看。道。我到得。你到不得。程元玉

道又來好笑了。我乃是騎馬的。反到不得。你是步行的。反說到得是怎的說。那人笑道。此間有一條小路。斜抄去二十里。直到河水灣。再二十里。就是鎮上。若你等在官路上走。迂七曲七。差了二十多里。故此到不及。程元主道。果有小路。快便相煩指示。同行到了鎮上。買酒相謝。那人欣然前行道。這等都跟我來。那程元玉只貪路近。又見這廝是個長路人。信着不疑。把適間婦人所言驚恐都忘了。典僕人策馬。跟了那人。前進那一條路來。初時平坦好走。走得一里多路。地上漸上多是山根石頭。驢馬走甚不便。再行過去。有陡峻高山。遮在面前。繞山走去。多是深家林子。仰不見天。程元玉主僕俱慌。埋怨那人道。如何走此等路。那人笑道。前边就平了。程元玉不得已。又隨他走。再度過一

個崗子。一發比前崎驅了。程元玉心知中計。叫聲不好。不好。急

掣轉馬頭回轉。忽然那人唿哨一聲。山前湧出一千人來。

爭得胡貌。劣擻身軀。無非月黑殺人。不過風高放火。盜亦有道。大曾偷習儒者。虛声誦出無名。也會調來將家实用。人間偶尔呼爲盜。世上於今半是君。

程元玉見不是頭。自道必不可脫。慌忙下了馬。躬身作揖道。所有財物。但憑大保取去。只是鞍馬衣裝。須留下做歸途盤費。則箇那一夥強盜。听了說話。果然只取包裹來。搜了銀兩去了。程元玉急回身尋時。那馬散了繮。也不知那里去了。僕人躲避。一發不知去向。悽惶七。剩得一身。揀個高崗立着。四圍一望。不要說不見強盜出沒去處。併那僕馬消息。杳然無踪。四無

人烟。且是天色看七黑將下來。沒个道理。嘆一声道。我命休矣。正急得沒出豁。只听德林間樹葉窸窣聲響。程元玉回頭看時。却是一個人。攀籐附葛而來。甚是輕便。走到面前。是个女子。程元玉見了個人。心下已放下了好些驚恐。正要開口問他。那女子忽然走到程元玉面前來。稽首道。兒乃韋十一娘弟子。青霞是也。吾師知公有驚恐。特教我在此等候。吾師只在前面。公可往會。程元玉听得說是韋十一娘。又是驚恐之說。相合心下。就有此望。他救答意思。略放膽大些了。隨着青霞前往。行不到半里。那飯店裡遇着的婦人來了。迎着道。公如此大驚。不早來相接。甚是有罪。公貨物已取還。僕馬也在。不必憂疑。程元玉是驚懷了的一時答應不出。十一娘道。公今夜不可前去。小庵不

遠。且到庵中一飯。就在此寄宿罷了。前途也去不得。程元玉不敢違。隨了去。過了兩個崗子。前見一山陡絕。四週並無聯屬。高峰挿于雲外。韋十一娘以手指道。此是雲岡。小庵在其上。引了程元玉。攀籐附木。一路走上。到了陡絕處。韋與青霞共來扶掖。數步一歇。程元玉氣喘當不得。他兩個就如平地一般。程元玉擡頭看高處。恰似在雲霧裡。及到得高處。雲霧又在下面了。約莫有十數里。方得石磴。上有百來級。上盡方是平地。有茅堂一所。甚是清雅。請程元玉坐了。十一娘又另喚一女童出來。叫做縹雲。整備茶菓。山簌松醪。請元玉喫。又叫整飯。意甚殷勤。程元玉方纔性定。欠身道。程某自不小心。落了小人圈套。若非夫人相救。那討性命。只是夫人有何法術。制得他。討得程某貨物轉

教善次下
不四想

來十一娘道。吾是劍俠。非凡人也。適間在飯店中見公修雅。不
 像他人輕薄。故此相敬。及看公面上氣色有滯。當有憂虞。故意
 假說乏錢。還店以試公心。見公頗有義氣。所以留心在此相候。
 以報公德。適間鼠輩無禮。已曾曉諭他過了。程元玉見說。不資
 歡喜。教善他。從小頗看史鑑。曉得有此一種法術。便問道。聞得
 劍術起自唐時。到宋時絕了。故自元朝到 國朝。竟不聞有此
 事。夫人在何處。李來的。十一娘道。此術非起于唐。亦不絕于宋。
 自黃帝受兵。傳于九天玄女。便有此術。其臣風后。羿之所以破
 得蚩尤。帝以此術神奇。恐人妄用。且上帝立戒甚嚴。不敢宣揚。
 但揀一二誠篤之人。口傳心授。故此術不曾絕傳。也不曾廣傳。
 後來張良募來。擊秦皇。梁王遣來。刺袁盎。公孫述傳來。殺來岑。

顧

與

李師道用。來殺武元衡。皆此術也。此術既不易得。唐之藩鎮。
 羨慕做做。極力延到奇踪異跡之人。一時罔貪之輩。不顧好歹。
 皆來為其所用。所以獨稱唐時有此。不知彼輩諸人。實犯上帝
 大戒。後來皆得慘禍。所以彼時先師復申前戒。大略不得妄傳
 人。妄殺人。不得替惡人出力。害善人。不得殺人。而居其名。此數
 戒最大。故趙元昊所以刺客不敢殺韓魏公。苗傅劉正彥所遣
 刺客不敢殺張德遠。也是怕犯前戒耳。程元玉道。史稱皇帝與
 蚩尤戰。不說有術。張良所募力士。亦不說術。梁王公孫術。李師
 道所遣。皆說是盜。如何是術。十一娘道。公言差矣。此正吾道所
 謂不居其名也。蚩尤生有異像。且挾奇術。豈是戰陣可以勝得。
 秦始皇萬乘之主。僕從儀衛。何等威煥。且秦法甚嚴。誰敢擊他。

也沒有擊了他。可以脫身的。至如袁盎官居近侍。來岑身爲大帥。武相位在台衡。或取之萬衆之中。直擊之輦轂之下。非有神術。怎做得成。且武元衡之死。并其顛骨也取了去。那時慌忙中。誰人能有此間工夫。史傳元自明白。公不會詳玩其旨耳。程元玉道。史書上果是如此。假如大史公所傳刺客。想正是此術。至荆軻刺秦王。說他劍術疎。前邊這幾個刺客。多是有術的了。十一娘道。史遷非也。秦誠無道。亦是天命真主。縱有劍術。其可輕施。至于專諸聶政諸人。不過義氣所使。是个有血性好漢。原非有術。若這等都叫做劍術。世間拚死殺人。自身不保的。只是術了。程元玉道。崑崙摩勒如何。十一娘道。這是粗淺的了。聶隱娘紅線方是至妙的摩勒用形。但能涉歷險阻。試他矯健手段。隱

在

外董用神。其机玄妙。鬼神莫窺。針孔可度。皮郭可藏。係忽于用。往來无迹。已得无術。程元玉道。吾看虬髯客傳說。他把仇人之首來喫了。劍術也可以報得私仇的。十一好道。不然。虬髯之事。寓言非真也。就是報仇也。論曲直。若曲在在我。也是不敢用術。不得的。程元玉道。假如術家所謂仇。必是何等爲最。十一好道。仇有几等。皆非私仇。世間有做守令官。虐使小民。貪其賄。又害其命。的。世間有做上司官。張大威权。專好誦奉。反害正直的。世間有做將帥。口剝軍餉。不勤武事。敗坏封疆的。世間有做宰相。樹置心腹。專害異己。使矣奸倒置的。世間有做試官。私通關節。賄賂徇私。黑白混淆。使不才僥幸。才士屈抑的。此皆吾術所必誅者也。至若舞文的滑吏。舞斷的土豪。自有刑宰主之。忤逆之子。

負心之徒。自有雷部司之。不關我事。程元玉曰。以前所言。凡等
人。會不聞有受显爰刺客劍仙殺戮的。十一外笑道。豈可使人曉
得的。凡此之輩。殺之。七道非一。重者或徑取其首領。及其妻子。
不必說了。次者或入其咽。斷其喉。或傷其心腹。其家但知為暴
死。不知其故。又或用術搥其魂。使他顛蹶狂謬。失志而死。或用
術迷其家。使他醜穢迭出。憤懣而死。其有時未到的。但假托神
異。夢寐使他驚惧而已。程元玉道。劍可得試。令吾一看。否。十一
外道大者不可妄用。且怕驚坏了你。小者不妨試也。乃呼青霞
縹雲二女童至。分付道。程公欲觀劍。可試為之。就此懸崖旋製
便了。二女童應諾。十一外袖中摸出兩個丸子。向空一擲。其高
數丈。纒墜下來。二女童即躍登樹枝梢上。以手接着。毫髮不差。

練 領

各接一丸。一拂便是雪亮的利刀。程元玉看那樹枝。修曲倒
懸。下臨絕壑。窟不可測。試一俯睜。神魂飛蕩。毛髮森豎。滿身生
起寒粟。子來十一娘言笑自如。二女童運劍為彼此繫刺之狀。
初時。猶自可辨。到得後來。只如兩條白練。半空飛遶。並不看見
有人。有顏飯時候。然後下來。氣不喘。色不變。程元玉嘆道。真神
人也。時已夜深。乃就竹榻上施衾褥。命程元玉宿臥。仍加以重
裘。覆之。十一娘與二女童。作禮而退。自到石室中去宿了。時方
八月天氣。程元玉擁裘。還覺寒涼。蓋緣居處高了。天未明。
十一娘已起身梳洗畢。程元玉也梳洗了出來。與他相見了。謝
他不忌。十一娘道。蝸居簡慢。恕罪則個。又供了早膳。復叫青霞
搽弓矢下山。尋野味作晝餽。青霞去了一會。無一件將來。回說

術

平陽

天氣早沒。再叫縹雲去。坐譚未久。縹雲提了一雉一兔上山來。十一娘大喜。叫青霞快整治供客。程元玉疑問道。雉兔山中豈少。何乃難得如此。十一娘道。山中元不少。只是潛藏難求。程元玉笑道。夫人神術。何求不得。乃難此雉兔。十一娘道。公言差矣。吾術豈可用來傷物命。以充口腹乎。不唯神理不容。也如此小用不得。雉兔之類。原要挾弓矢。用人力取之。方可。程元玉深加嘆服。酒至數行。程元玉請道。夫人家世。願得一聞。十一娘蹙蹙沉吟道。事多可愧。然公是忠厚人。言之亦不妨。妾本長安人。父母貧。携妾取寓平涼。手藝營生。父亡。獨與母居。又二年。將妾嫁同里劉氏子。母又轉嫁了人去。鄭子佻達無度。喜俠游。妾屢棄諫他。遂至反同。因棄了妾。同他一夥無藉人。到边上立

幼

吳

功夫竟無音耗。回來。伯子不良。把言語調戲我。我正色拒之。一日。潛走到我床上來。我提床頭劍刺之。着了傷。走了。我因思我是一個婦人。既與夫不相得。棄在此間。又與伯同居不便。況且今傷了他。住在此不得了。曾有个趙道姑。自幼愛我。他有神術。道我可傳得。因是父母在。不敢自由。而今只索投他去。次日。往見道姑。道姑欣然接請。又道。此地不可居。吾山中有庵。可往住。下。就挈我登一峰巔。較此處還險峻。有一團瓢在上。就住其中。教我法術。至暮。徑下山去。只由我獨宿。戒我道。切勿飲酒。及淫色。我想道。深山之中。那得有此兩事。口雖答應。心中不然。遂宿在團瓢中床上。至更餘。有一男子踰牆而入。貌絕美。我遽驚起。問他不答。叱他不退。其人直前將擁抱我。我不肯從。其人求

盜堅。我抽劍欲擊他。他也出劍相刺。我方初學。自知不及。只得
夫了劍。哀求他道。妾命薄。久已灰心。何忍亂我。且師有明戒。誓
不敢犯。其人不可奪。其人收劍笑道。可知子心不變矣。仔細一看。
不是男子。原來就是趙道姑。作此試我的。因此道我心堅。只把
術來傳了。我術已成。彼自遠游。我便居此山中。了。程元玉所罷。
愈加我重。日已將午。辭了十一娘。要行。因問起昨日行裝。僕馬
十一娘道。前途自有人送還。放心前去。出藥一囊。送他道。每歲
服一丸。可保一年無病。送程下山。直至大路方別。纔別去。行不
數步。昨日羣盜將行李僕馬。已在路傍等候。奉還程元玉。將銀
錢分一半與他。死不敢受。減至一金做酒錢。也必不受。問是何

原

效

原

故羣盜道。羣家娘子有命。雖千里之外。不敢有違。了了他的。他
就知道。我等性命要緊。不敢換貨用。程元玉再三嘆息。仍舊裝
束好了。主僕取了前行。此後不聞十一娘音耗。已是十餘年。一
日程元玉復到四川。正在棧道中行。有一少年婦人。從了一個
秀士行走。只管把眼來瞧他。程元玉仔細看來。也像個素相識
的。却是再想不起。不知在那里會過。只見那婦人忽然叫道。程
丈。別來無恙乎。還記得青霞否。程元玉方悟是韋十一娘的女
童。乃典青霞及秀士相見。青霞對秀士道。此丈便是吾師所重
程丈。我也多會典你說過的。秀士再與程叙過禮。程問青霞道。
尊師今在何處。此位又是何人。青霞道。吾師如舊。吾丈別後。數
年。妾奉師命。嫁此士人。程問道。還有一位縹雲何在。青霞道。縹

雲也嫁了人。吾師又另有兩個弟子了。我典經雲。但逢着時節。纔去問省一番。程又問道。娘子今將何往。青霞道。有些公事在此。要做不得停留。說罷作別。看他意思。甚是匆匆。一竟去了。過得數日。忽傳蜀中某官暴卒。某官性說講好名。專一暗地坑人。奪人。那年進場做房考。又暗通關節。賣了舉人。屈了真才。有像十一娘所說必誅之數。程元玉心疑道。分明是青霞所說做的公事了。却不敢說破。此後再也無從相聞。此是吾朝成化年間。事。秣陵胡太史汝嘉有韋十一娘傳詩云。

俠客從來久。

羣娘論獨奇。

雙丸雖有術。

刺劍本無私。

賢佞能精別。

恩讐不浪施。

何當時假腕。

剗尺負心兒。

四卷終

五

製 複 許 不

NOT TO BE REPRODUCED
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